洪範政鑒九之上

土行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鄭康成曰紫宮太微西南之象太微宮室臺榭有靈臺顏師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鄭康成曰大帝太子后妃日臺有室羣妾同居紫宮內淫亂犯親戚之象侮父兄鄭康成曰天文混爲一體北斗指使四方大微五帝轉相兄之象則稼穡不成鄭康成曰君行此五事者爲違天中宮之政中宮於地爲土性安靜春夏和烝秋冬收閉人所用殖五穀者無故苗生消惡或秀實不就是謂其他變異皆屬沴稼穡不成其他變異皆屬沴

又曰思心不睿是謂不聖鄭康成曰睿通心明曰聖聖者通也

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苞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也思心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厥咎霿 鄭康成曰霿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蒙冒

厥罰常風 鄭康成曰思心曰土土主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燠之證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殖氣失故常風

厥極凶短折 鄭康成曰殖氣失故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 鄭康成曰夜讀曰液脂膏所煎之物思心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也

時則有牛禍 鄭康成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心

時則有心腹之痾 鄭康成曰思心氣失之病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鄭康成曰志論皆言君不寬眷則地動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

地乃動臣下相帥爲亂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眷亦近皆爲陰勝陽臣強之災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若廼奢侈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思

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苞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也思心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厥咎霿鄭康成曰霿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蒙冒

厥罰常風鄭康成曰思心曰土土主四時主消息雨陽寒燠之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證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殖氣失故常風

厥極凶短折鄭康成曰殖氣失故於人爲凶短折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曰夜讀曰液脂膏所煎之物思心也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

時則有牛禍鄭康成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心也

時則有心腹之痾鄭康成曰思心氣失之病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鄭康成曰志論皆言君不寬眷則地動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

有裸蟲之孽

劉向曰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人則多爲怪亦是也

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行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土不稼穡

心者心思慮也耆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區霿無識故其咎霿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失故其罰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邪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溫而風則生螟螣

暑妨農官私疲怠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後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時大興土木於
仙都苑又起宮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
餘皆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隋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饑先是建
立東都制度崇侈宗室諸王多徙邊郡此治
宮室之罰也
霧常風若
京房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

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大亡麥禾劉向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莊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此皆飾臺榭之罰也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侈之患也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

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顏師古曰常於利謂心常求利也

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常地變赤而殺人

魯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丘明曰風也劉歆曰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區自用不容臣下不納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顏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

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顏師古曰不解物謂物逢而不解散不長所起者近也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淡發屋顏師古曰淡疾風也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如淳曰謂有所破壞絕匹帛之屬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絲因風暴亂不端理也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導利茲謂無澤顏師古曰不思導利示於下而安利之厥風不搖木旱

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王旦不寤謀反發覺伏辜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時鄧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立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必德鄧氏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聲霿也

延光二年三月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之應

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朔西北大風發屋折

也爲司馬爭盟謂爲鹿上之盟後六年爲楚
以求諸侯於楚子魚諫公不聽
所執應六鶂之數云
漢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
室殺人劉向曰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
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相辟陽侯歸聚
姦人謀叛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
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
逆天戒數見不寤後卒誅滅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樹

衆太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至十二月又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晉惠帝元康五年四月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叛大兵西討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

樹木昏塵蔽天案管輅說此執政之憂時曹
爽區霽自專驕僭過度思心不蓍常風之罰
也後踰旬爽誅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
兩門飛落華覈曰役繁賦重區霽不蓍之罰
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大風震電時魏師來
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明年恪又攻新城喪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横無常若自八方來者時王敦專權害刁協周顗故風縱横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

後桓靈寶簒位降后爲零陵縣君不肖之罰也

孝武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懷憂恐不睿之

謚誅

十一月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後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至明年二月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颷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

十一月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

明年趙王倫簒位倫祠太廟起塵四合又有災風暴其年倫伏辜

風折木是月靈寶敗於崢嶸洲身亦屠裂
義熙六年五月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者
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
漂没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十年四月大風拔木六月又拔木七月淮北
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也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案占
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
魏軍入鍾離

應也

太元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堅宮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肥水之敗身戮國亡

十三年十二月大風晝晦其後帝晏駕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靈寶是其應也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靈寶簒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靈寶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輗輗蓋經三月靈寶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

石頭城淮水暴溢漂没舟乘時帝任司馬申
誅戮忠諫專行邪僻江總孔範崇長奢縱杜
塞聰明皆區霽之咎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京師大風是夏昌
黎王慕容伯兒謀逆誅
大武太延二年四月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
人眞君元年二月京師黑風亘天廣五丈是
夏沮渠無諱寇張掖
宣武永平元年四月京師大風拔樹是秋京

簡文承聖三年十一月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占曰人君區霧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回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故天示變是歲爲西魏滅

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案占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沖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文帝晏駕太子嗣位頊廢之

後主祥明二年六月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

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專恣之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
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
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
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爲人君不聰
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后干
預政事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
高熲廢太子勇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霿
亂陰盛之象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

兆王愉叛命

明帝孝昌二年五月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層橙時天下大亂之兆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大風三旬止天統三年五月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時帝委政佞臣和士開天再見變明年武成晏駕後主詔内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又譖趙郡王叡坐死士開尋爲琅邪王儼所誅

天統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上

木沴金之應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
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後二載漢王諒
在并州潛謀不軌車及騾騎之象升空而墜顛
殞之應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
不悟及文帝晏駕諒發兵衆數十萬月餘而敗

唐文宗大和九年四月大風含元殿四鴟吻
皆落拔殿前樹三壞金吾仗舍發樓觀内外
城門數千光化門西城牆壞七十步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下

土行上

夜妖

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侵君之象）

魯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司空無駭後號展氏）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時司馬景王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

陳留王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時司馬世官公室卑矣魏見此者晉有天下之應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劉曜寇洛川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太元十三年十二月大風晦暝後孝武晏駕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有元顯靈寶之禍

政在季氏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蔑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曰夷伯季氏之孚孚信也所信任之臣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之類劉向曰此夜妖也劉歆曰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
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宣帝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
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傳曰
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
死亡之應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隋文帝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下數聞鬼哭
尋而獻后文帝相次晏駕於仁壽宮
煬帝大業八年楊元感亂於東都尚書樊子

梁簡文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
昏暗夜妖也京房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
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後主祥明三年正月朔雲霧晦暝入皐辛
酸後主昏昧近夜妖占曰王失中臣下強盛
以蔽君明則雲陰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
並進忠款後主惑孔範之言昏暗不能用以
至覆敗
魏宣武正始元年六月晝風晦

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試明經消其災
漢名臣奏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
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稼擾民推類叙
意皆象羣下貪狼威敎妄施或若蝗蟲宜敕
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則可致太平蔡
邕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又曰帝
貪則政暴吏酷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所致
魯隱公五年秋螟劉向曰公觀漁于棠貪利
之應也棠魯地也劉歆曰公不納臧釐伯之諫公子

蓋坑其黨與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蠃蟲之孽（劉向舊以螽別爲介蟲之孽後之史臣以螟螽類同多附見之）

京房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蔽謂惡人蔽君之明爲災孽也）又曰蝗蟲四起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

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
臭惡是時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既入通於兩
叔故蜚至天戒若曰臭惡聞於四方莊公不
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二嗣謂子般閔
公卒皆被辜
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曰先是釐有鹹之
會後城緣陵十三年會齊宋陳衛鄭許曹于鹹十四年與諸侯城緣陵是
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三年在外之應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曰先是宋殺大

彄諫觀漁貪利區霿以生孽也

桓公五年秋螽螽即阜螽即今之蝩蟲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是歲取易邑興役起城之應

莊公六年秋螟董仲舒曰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朔謂惠公也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二十九年有蜚劉歆曰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蜚音扶味切劉向曰蜚非中國

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曰蝝蟲之有翼者食穀爲災劉向曰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民患上力役懈於公田公是時初稅畝稅其什一紊先王制而爲貪利故也

漢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遣將屯邊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時五將軍衆

夫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董仲舒曰宋三世內取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內取於國之大夫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曰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

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曰先是襄興師救陳滕鄫小邾皆來朝夏城費之應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劉向曰時春用田賦冬而螽至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帝異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時西羌寇叛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之應 讖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時梁冀秉政無謀貪權作虐之應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劉歆曰皆違天時聽不聰之罰養奮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洪農三輔螟蟲爲害時帝用曹節讒言禁錮海内清英謂之黨人

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又遣四將軍征匈奴之應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時王莽秉政貪虐取民之應

章帝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魯恭之境河南遣掾往廉之俱坐桑下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或問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掾起曰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衆襲之權遂叛

晉武帝大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食稻爲災九年郡國二十四螟蟲又傷秋稼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螟不絀無德之罰

泰始十年六月蝗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所致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時天下兵潰漁獵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征西城置都護戊己校尉固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明帝崩是思心不睿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伺貴人過隙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案蔡

而食萬物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丞崔叔瓚叔瓚曰土功不時則蝗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脩三臺故致此災帝怒毆其頰擢其髮役者不止

十年幽州大蝗案占刑罰暴虐貪饕不猒興師動衆取城脩邑而失衆心之應

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王俊衰刻

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暴刻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時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悉衆御之卒爲曜所破西京遂潰之應

元帝大興二年五郡蝗蟲食秋麥時吳郡民多餓死又去年王敦并領荆州苛暴之釁興矣

梁武帝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栢葉皆盡京房曰食禄不益聖化天視以爲蟲蟲無益於人

饑捕蝗爲食蒸曝颺去足翅而食之明年夏
蝗尤甚自東海西盡河隴羣飛蔽天旬日不
息所經之處草木畜毛靡有孑遺關輔已東
穀大貴餓殣枕道京師大亂之後李懷光據
河中諸軍進討國用罄竭衣冠之家多有殍
殣者旱甚灞水將竭井皆無水
文宗大和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河南河
北田稼都盡野草樹葉細枝亦盡

百姓盛脩邸第獲譴之應

唐太宗正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帝掇蝗呪之曰人以穀爲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即吞之是歲蝗不爲患

明皇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即捕獲蝗十四萬石投之汴流

德宗興元元年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下